

史海钩沉

黄庭坚归葬怀宁县三桥镇考略

陈何来

黄庭坚（1045—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书四大家；其诗学杜甫而自成一派，为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书法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

元丰三年（1080）黄庭坚赴任太和知县。那时，舅舅李常为提点淮南西路刑狱，提荆司在舒州（今潜山市）。黄庭坚到山谷寺、石牛洞等地游览，写下诗句：“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度，高鸟倦而犹飞。”现在，山谷寺即三祖寺内还有涪翁庭等遗迹。《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本传：“初，游潜皖山古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盛，因自号山谷道人云”，黄山谷的名号由此而来。李公麟曾画过一幅《鲁直青牛图》，画黄庭坚坐在石牛上，题诗石上：“青牛驾我山谷路。”绍圣二年（1095），黄庭坚女儿黄睦嫁舒城（即舒州，今潜山市）李文伯（字去华），李文伯是李公麟家族侄子辈，当地望族。宋元符元年（1100），徽宗即位，起任黄庭坚为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知州。

黄庭坚知舒州、以舒州山谷寺为号取名“山谷道人”，爱女嫁给舒州郎，视舒州为第二故乡。怀宁三桥临近舒州，为交通要道，地缘影响源远流长，文化板块可视为一体。三桥红鹤嘴为山岗坡地，岗岭相望，层峦叠翠，松风竹影，鸟语花香，实乃风水宝地，黄庭坚怡情三桥，选择三桥作为“理想中的终老之地”，为古代文人之风骨垂范，也应对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名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

关于黄庭坚归葬三桥红鹤嘴的事实，有四处记载：

1、康熙十四年（1675）《安庆府志》卷之八：“宋黄庭坚墓 考《江西志》，先生墓在宁州。皖司李黄敬玘谓在怀宁，寻于三桥吸红鹤嘴。访得何处，封而祭之，置墓田。”

2、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怀宁县志》卷之十七：“考江西志，先生墓在宁州。皖司李黄敬玘（为山谷后裔）谓在怀宁，寻于三桥吸红鹤嘴，访得何处，封而祭之，置墓田。”

3、道光五年（1825）《怀宁县志》卷之八：“山谷卒于宜州，归葬宁州双井祖茔之西。见《江西志》。自皖司李黄敬玘谓在怀宁，寻于三桥吸红鹤嘴，访得何处，封而祭之。于是怀有山谷墓。雍正中，黄氏有据县志与墓旁居民讼者。

赖郡守徐士林驳斥其误，始息。”

4、光绪七年（1881）《安徽通志》卷五十九：“宋吏部郎黄庭坚墓相传在怀宁县。旧按《宋史·文苑传》鲁直，洪州人。虽判宁国军，知舒州，然为运判陈举讦奏，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不知何以葬此。”

以上四处记载，时间有先后，依据史料真实性“近者（地域或时间）最信”的原则，记载时间距离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最为可信，那么康熙十四年（1675）《安庆府志》的记载要比光绪七年（1881）《安徽通志》的记载较为可信，“皖司李黄敬玘谓在怀宁，寻于三桥吸红鹤嘴，访得何处，封而祭之，置墓田”的事实大致可信。康熙二十五年《怀宁县志·山谷书院》记载黄敬玘重修山谷书院的情况，“顺治间推官（同司李）黄敬玘为

山谷后裔，清理鼎建，前为门，中为堂七楹，祀山谷”，时间与黄敬玘祭祀黄庭坚墓的时间大致相近或同一时段，记载时间也只相差11年，记载事实基本相同——黄敬玘修墓地、修书院，在两地祭祀先祖黄庭坚。

康熙年间，户部侍郎田雯（康熙三年进士，曾任户部、刑部侍郎，著有《古欢堂集》等）前往府治（安庆）西八十里的三桥红鹤嘴拜谒黄庭坚墓，作《皖城西拜山谷老人墓·试士》：“长风沙口木叶黄，大江绕郭流汤汤。三桥坂北红鹤砦，涪翁墓在潜山冈。松枳蓊荟路茷确，野烟漠漠狐狸藏。摩围老子（指黄庭坚）洪都住，溪园十亩双井塘。何年游皖遂不返，石牛精舍（修炼求学之处）来 佯（徜徉）。司空天柱纷在眼，罗隐（唐代诗人、隐居池州、归仕吴越）元放（汉左慈，少居天柱山）群相将……吟魂剪纸招不出，四山云气空茫茫……酹酒再拜日已夕，秋风突兀摩青苍”。田雯在诗中再次提到“三桥坂北红鹤砦，涪翁（黄庭坚）墓在潜山冈”，描述了黄庭坚墓地的情景：“松枳蓊荟路茷确，野烟漠漠狐狸藏”，苍松翠柏、道路宽直、野烟漠漠，并表达了对黄庭坚的深沉缅怀，不是真情实感、不是真景实物，哪里有“吟魂剪纸招不出，四山云气空茫茫”的哀叹，更不会有“酹酒再拜日已夕，秋风突兀摩青苍”的流连忘返和悲感苍凉。

至于“考《江西志》，先生墓在宁州”的记载，曾在怀宁三桥镇任党委书记的夏筱翊先生在《黄庭坚舒州不了情》（《安庆晚报》，2020年1月10日12版“安庆传奇”）中从四个方面详细说明了“双井说（先生墓在宁州）”的“有悖于常理”和“其实不然”，即：“（一）任渊《山谷诗集注》成书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此书有简要的黄庭坚事迹考辨；黄庭坚诸孙黄《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成于庆元五年（1199），因系直系亲属所撰，所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两本书问世距离黄庭坚辞世分别为50年和94年，但都没有黄庭坚归葬双井的文字。（二）《豫章先生传》作者和成书年代不详，且记载的归葬时间与徐名世《宋黄文节公年谱》不尽一致；周季风《别传》中护葬的只有‘事迹不详’的蒋漳，而少了苏伯固。（三）按照‘双井’说，黄庭坚去世四年后归葬祖茔，子侄集体缺席，护葬的是两个外姓。这，有悖于常理。（四）康熙十四年（1675）《安庆府志》写得很清楚：皖司李黄敬玘经过调查走访，确定黄庭坚墓在怀宁三桥吸红鹤嘴，总之，夏先生的文章也是赞成黄庭坚归葬三桥红鹤嘴的。

夏文中最后提到“中国人民大学张全海对红鹤嘴发现的红色石头以及扁平的砖块饶有兴趣”，并建议“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以便揭示真相”，若能够走考古途径当然最好，但是启动考古程序，必须有实物证据或实物“线索”为条件，那样，很难实现。

笔者也曾走访红鹤嘴附近群众，都说“代代相传是这样”，口述历史加上文前的史料证据，虽不能达到认定事实的“证据确凿”的程度，但为了保存历史资料和探索地方文化研究路径，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的“盖然性规则”来认定，即很大程度上可信即为可信，因此，黄庭坚归葬三桥红鹤嘴的事实大体可定。

流年碎影

吊 筲

黄骏骑

家乡盛产水竹、元竹、斑竹、苗竹，房前屋后，河湾滩涂，浅山野坡，一片片，一簇簇，郁郁葱葱，随处可见。竹影婆娑，竹林深处有人家，竹园不仅点缀了乡村风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竹制品用之不竭的原料，心灵手巧的篾匠师傅会用竹子编织出竹篮、竹筐、背篓、筛子、凉席、竹椅、竹床、稻箩等日用品，为父老乡亲的生活提供了说不尽的便利。其中被誉为“天然冰箱”的吊筲，就是篾匠师傅别具匠心的杰作。

编织吊筲，原料是苗竹，锁口则要用水竹。苗竹，要选过冬的，因为这时的竹子水分少且坚硬，少虫蛀，编织的吊筲经久耐用。到了油菜开花的时候，竹子就成了“菜花竹”，用它编织吊筲，容易被虫蛀，一般是不能用的。竹子质地要柔软，竹子节与节之间长度大，没有虫眼。选择好竹子后，开始破竹子。竹子破开后成了竹片，竹片反复破几次后，一直破到成了很细的竹棍子，然后把细小的竹棍削去棱角，摸上去光溜溜的，几乎成了小圆棍，再开始编织。在乡亲们眼中，吊筲是精细的竹器，最费时的就是破竹子备料。一顶吊筲，需是很多细小的竹棍，而且每一根粗细要均匀，丝毫马虎不得，否则会影响整体效果。到了半上午，料备齐了，休息一会儿，喝口茶，吸筒烟，动手编织。有经验的篾匠师傅心中早就装好了吊筲的形状，怎样起底子，如何收口子，什么时候装提柄，都了然于胸。做好了整体部分，还要编盖子。做盖子当然也是精细活，盖上去要不大不小正合适。一顶吊筲，七手八脚，编起来少不了要从早到晚一整天的工夫才能成功。

吊筲，多为圆形，上面有盖，严丝合缝，两边有长长的提柄。往日乡间，尚未通电，炎炎盛夏，酷热难忍，没有空调、冰箱。那年头，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晚饭后，家里剩下些饭菜，母亲舍不得倒掉，要留着第二天吃。剩菜剩饭，放进碗柜里，虽卫生，老鼠糟蹋不了，但不通风，到了第二天肯定会馊，这时候，吊筲“闪亮登场”，将剩菜剩饭装在吊筲里，盖上竹盖子，高高悬挂在走廊的梁上，晚上凉风习习，老鼠、蟑螂、蚊虫只能望而兴叹。吊筲通风，冷藏效果不亚于冰箱，早上取下来，饭菜新鲜如初，我们照样吃得有滋有味。这情景，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都会记忆犹新。而对今天的年轻人说起吊筲，他们都是一脸的茫然，一定会问：“这是个什么东西？”



晚 渡 李海波 摄